



高尔基传

GAO ER JI
ZHUAN

孙 英等 主编
张 培 之 编著

25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书丛



高尔基传



孙英等 主编

张培之 编著



花山文艺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尔基传/张培之编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书丛/孙英, 李玉莲主编)

ISBN 7-80611-688-5

I. 高… II. 张… III. 高尔基, M. (1868~1936)-传记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196 号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书丛

高 尔 基 传

孙 英等 主编 张培之 编著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罗益群 装帧设计: 愚 人

美术编辑: 宋丕胜 责任校对: 康董康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柏林路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4.5 印张 9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8.00 元
ISBN 7-80611-688-5/I · 634

内容提要

从一个打工仔而成为世界级的文豪，其间该有多么令人眩目的人生轨迹和雄奇步伐！

本书将引导你进入这个文豪的传奇人生。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书丛》

编委会

主 编：孙 英 李玉莲

副主编：刘思源 谷震需

张继胜 范海燕

胡淑玲 梁 波

编 委：卫 群 王 炜 王慕松

石 荔 乐声远 肖 洁

张培之 张平光 宋其蕤

张 婕 汪 静 李俊杰

孟繁树 桑彦梓 谈文闻

黄建波 谭书麒

题 记

阿列克塞·玛克西莫维奇·毕什柯夫(1868—1936)，笔名高尔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原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列宁称赞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代表作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长篇小说《母亲》。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走上人间	11
第三章 离开大学	52
第四章 创作生涯	78
第五章 晚年生活	116
第六章 高尔基年表	134

● 第一章

童年时代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
第二章 走上人间	27
第三章 特殊大学	52
第四章 创作道路	78
第五章 人民艺术家.....	116
附 录 高尔基年谱.....	134

● 第一章 童年时代

伏尔加河流域广阔，曲折东流，偏南注入黑海。尼日尼·诺夫哥罗德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大商埠，河岸边矗立着无数根尖尖的桅樯。

1868年3月16日（俄历2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毕什柯夫就出生在这座城市里。

1862年，高尔基的父亲——马克西姆·沙瓦梯耶维奇·毕什柯夫从西伯利亚徒步来到了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当时，他只有十七岁。他过去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的父亲（高尔基的祖父）当过兵，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高尔基的祖父曾经在沙皇的军队里服役多年，做了军官，但是由于他对部下的残暴行为最终被剥夺了官职，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于是把滥用在下属的残暴态度，恶毒地发泄到他的儿子马克西姆的身上。马克西姆从小就想离开父亲逃走。他逃跑过五次，但

2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书丛

是都失败了。有一次，他逃得很远。父亲带着猎犬，像追兔子一样在树林里追他，他被追回来了，父亲一顿毒打，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一位好心的邻居把他从父亲手中抢出来，藏在自己家里，才使他得以活命。后来，一个舅父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让他学木匠手艺。为了维持生活，马克西姆也曾市场上给要饭的瞎子领路。高尔基的祖父死后，他的父亲马克西姆离开了故乡，飘泊流浪到了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

马克西姆进了一家细木器店当学徒，学会了制作家具，装饰房屋和裱糊壁纸。这家木器店，紧挨着一家染坊。不久，马克西姆便和染坊店的老板——瓦西里·卡西林（高尔基的外祖父）的女儿瓦尔瓦拉·瓦西列夫娜相识了，他们彼此相爱。然而，马克西姆却一直不敢向瓦尔瓦拉·瓦西列夫娜求婚。因为卡西林老头虽然是纤夫出身，可是他发了家，当上了染坊同业公会的会长，得到了镶着金线的礼帽和礼服，他曾宣称：“我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贵族，一个阔佬。”

爱情是无法遏止的。有一天，坚强、直率而又勇敢的马克西姆还是避开了卡西林的眼睛，跳过板障，直接去见瓦尔瓦拉的母亲——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卡西林娜，请求她的帮助。阿库林娜·卡西林娜看到眼前这个赤着脚、光着头、长长的头发上绑了一根带子的青年跪在她的脚下，她简直惊呆了。她想到了丈夫的暴烈，但又被眼前的青年折服，只好答应他们从家里偷走，出去秘密结婚。瓦西里·卡西林从一个工匠那里知道了这件事，他找来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拿了枪去追赶瓦尔瓦拉和马克西姆。途中由于辮带折断，耽搁了

时间，当他们赶到教堂，追上了这两个逃奔者的时候，已经晚了，瓦尔瓦拉和玛克西姆的婚礼结束了。他们和玛克西姆打了起来，玛克西姆打败了所有的人，并且对自己的岳父说道：“我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可是，我拿到了什么之后，谁也别想从我这里夺走，并且，我也不会再跟你要什么别的了。”

老头子让步了，后来他们终于和好了。玛克西姆·毕什柯夫和卡西林一家同住在一起。卡西林兄弟亚柯夫和米哈伊尔，总是不喜欢玛克西姆·毕什柯夫。他们贪财，他们总认为：他们的妹妹瓦尔瓦拉将来会分得一份财产，而使他们受到损失。他们甚至嫉恨玛克西姆·毕什柯夫，千方百计地陷害他。初冬时节，有一次他们和玛克西姆一同去作客。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把他骗到一个冻冰的河滨，像孩子们那样用脚滑溜冰，趁玛克西姆不防备，他们把他推到一个冰窟窿里去，玛克西姆露出水面，用手攀住边沿，他们竟忍心用很重的靴跟踢他的手指，他只得设法飘浮着，在冰窟窿中仰起脸来，艰难地呼吸着。他们走开了，玛克西姆顽强地挣扎着，他爬出了冰窟窿。他冻得全身发抖，他费尽气力，捱到了一个警察所。警察把白兰地搓在他身上，送他回家。当警察问他原因的时候，他只说是自己不小心失足掉进了冰窟窿。他只在养病的几个星期里，对岳母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待我？我有什么事对不住他们呢？到底什么缘故，妈妈？”后来，他又对岳母说：“唉，妈妈，和我们一起到别的城市去吧，这里怪没趣的！”不久，他得着一桩生意，因为俄皇曾驾临阿斯特拉罕，要在阿斯特拉罕造一个凯旋门以资纪念。他得着了这桩

4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书丛

建筑生意，于是带着家眷离开了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到了阿斯特拉罕。玛克西姆·毕什柯夫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很快成了阿斯特拉罕城一个有名的细木工。

阿斯特拉罕是一座五光十色的城市。在这里住着许多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有些疾病也从东方传过来。

1872年小阿廖莎（高尔基的爱称）患虎列拉（霍乱）。父亲看护着他，阿廖莎病愈了，可是他的父亲玛克西姆·毕什柯夫染上了这种病，不久，就去世了。

阿廖莎看见他父亲的尸体躺在地上，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那平日令人感觉愉快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上面还用了铜板遮盖着，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平日恬静、整洁，而那时却披着散发、泪如泉涌地替父亲梳头。外祖母拉着阿廖莎的手，把他推到父亲身边，他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外祖母不停地念叨着：“快，跟你爸爸告别吧，孩子，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死了，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亲爱的……”

门外嘁嘁喳喳站着许多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啦，快点收拾吧！”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

突然，母亲从地板上站起来，可没站稳，又仰面朝天地倒下了，双目紧闭，面色铁青，她在地上打着滚，痛苦地呻吟着，把牙咬得山响。外祖母跟着她在地上爬着，嘴里在说：“你们别怕，这不是虎列拉，这是生孩子，为了基督，请离开这里吧，请原谅。”“瓦尔瓦拉，你可要挺住啊，你可要挺住

.....”

她们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折腾了好半天。在黑暗中，阿廖莎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外祖母点着了蜡烛……

天下着雨，阿廖莎站在满是泥泞的土丘上，旁边有外祖母、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身上。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

“埋吧！埋吧！”警察下着命令。外祖母又哭了起来，用头巾捂着脸。乡下人一个劲往坑里填土。阿廖莎看见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往坑壁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又把它们打下去，坑填平了。外祖母一动不动。风刮起来，雨给刮走了。外祖母领着阿廖莎，从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走过，走向那远远的教堂。

几天以后，阿廖莎和外祖母、妈妈，还有刚生下来的小弟弟一起登上了一艘轮船。

途中小弟弟也死了，包着白布，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

妈妈双眼紧闭，一声不吭。一个穿蓝衣服的水手，拿着一个木匣子走过来。外祖母接过木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外祖母和母亲抱着木匣子走了，阿廖莎一个人留在船舱里。

阿廖莎问水手：“妈妈和姥姥呢？”

“他们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水手回答。

“埋在地下？”

“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

6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书丛

阿廖莎给水手讲了埋葬父亲时，也埋了两只青蛙。水手只是说：“小朋友，有些事你还不不懂，你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还是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

妈妈和外祖母回来了，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像根木头。

阿廖莎仔细地打量着外祖母，她的身体很胖，有点驼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雪白的牙齿，面孔有点黑，但依旧显得年轻，她脸上最煞风景的是那软塌塌的大鼻子和红鼻头。是她从黑暗中带阿廖莎走了出来，走进了光明，使阿廖莎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勇气，她是阿廖莎的知心人，是永远的朋友！

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秋高气爽，天空澄澈，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象。桔红色的船逆流而上，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城市、乡村、山川、大地……

“啊，真美啊！”

外祖母把阿廖莎抱在怀里，开始给他讲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也有圣人贤士。和阿廖莎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他们都夸外祖母讲得好。母亲极少上甲板来，她沉默着，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

轮船泊在河当中，一只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人们从船上搭好了梯子，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穿一身黑，胡子是金黄的，鼻子是弯

的，眼睛是绿的。
“爸爸！”阿廖莎的母亲大喊了一声，扑到了他的怀里。
外祖父抱住母亲，抚摸着她的脸，声音很尖地喊道：“噢，傻孩子，怎么啦？”并且加上了一句口头语：“唉，你们……”

当阿廖莎听了这长长的“你”字，心中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

在这同时，外祖母像个陀螺似的旋转着，一眨眼工夫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

外祖母把阿廖莎推到大家面前，向他介绍着：“噢，快快，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亚柯夫舅舅，这是娜塔莉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表姐叫卡杰琳娜。”

下了船，沿着斜坡往上走，路面上铺满了大大的鹅卵石，两侧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上了坡，便到了大街。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矗立在前面。粉红色的油漆已经非常肮脏，房檐很低，窗户是凸出来的。空中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味儿，满院子挂着大块大块的湿漉漉的布，到处是盛着很浓很浓的五颜六色的水浆的大水缸。水缸里，浸泡着许许多多的布。墙角的一个矮得快贴了地的房子里，炉火烧得正旺，锅里有什么东西在沸滚，咕嘟咕嘟地直响，一个长得很奇怪的老头高声喊着一些陌生的字眼儿：“紫檀——品红——硫酸盐……”

到外祖父家不久，阿廖莎便觉得，这里的生活，是一种永无休止的争吵，毫无意义的谩骂，无情的鞭打、敌视、贪欲和对上帝的可怕的虔诚。

8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书丛

阿廖莎后来从外祖母那里知道，母亲来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强烈地要求分家。他们怕母亲向外祖父讨回她本应该得到的嫁妆。因为母亲当时算是私奔，嫁妆被扣留是很自然的了。一场争吵，在厨房用餐的时候爆发了。

两个舅舅站了起来，俯身向前，指着桌子对面的外祖父狂吼，狗咬般地龇着牙。

外祖父用饭勺敲着桌子，脸涨得通红，公鸡打鸣般地叫着：“都给我滚，一文不给！”

外祖母痛苦地说：“行啦，全分给他们吧，分光拿净，省得他们再吵！”

“你给我闭嘴，都是你，生了这样两个不争气的畜生！”外祖父高声地叫着。

母亲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大家，一声不吭。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抡圆了胳膊打了亚柯夫舅舅一击响亮的耳光！

亚柯夫舅舅站起身来，像猛虎扑食，一下子把米哈伊尔舅舅按倒在地上，两个人在地上滚做一团，喘息着，叫骂着，桌椅、碗、碟被撞得直响，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挺着大肚子的娜塔莉娅舅妈拼命地喊着。母亲急急地揽抱住她，把她拖走了。

笑嘻嘻的麻脸的保姆叶芙格妮娅把孩子们赶出厨房。

一年青力壮的学徒茨冈，骑在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工头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一个秃顶的老头，用毛巾捆住了米哈伊尔舅舅的手。

外祖父捶胸顿足，哀号着：“你们可是亲兄弟，这哪里还有什么骨肉情，哼！你们……”

阿廖莎早被吓慌了，拼命地爬到灶上去。他惊异地看着外祖母怎样替舅舅亚柯夫洗去被铜衣架打伤的脸上的血污，又看她顿着足哭着，痛心地说：“你们该清醒了吧，野蛮人！”

亚柯夫舅舅离开厨房的时候，外祖母冲着神像的一角，伤心地痛哭着：“圣母啊，请你让我的孩子们懂点人性吧！”

外祖父站在厨房里发呆，屋子里一片狼藉，他低声说道：“老婆子，你可要注意，他们会欺侮瓦尔瓦拉的。”

“分家吧，老头子，这样会安生些。”外祖母哀求地说。

“行了，你比我疼他们。”

“他们会把你的家产吃光的。”

外祖父和外祖母不停地说着。

阿廖莎在灶上呆笨地转了一个身，把一个熨斗碰掉了，稀里哗啦掉进了脏水盆里。

外祖父跑过来把阿廖莎抱下去，紧盯着阿廖莎的脸，好像第一次看到他似的。

“谁把你放到灶上来的，你妈妈吗？”

“不，是我自己。”

“你撒谎。”

“是我自己，我吓慌了。”

“难父难子！离开这里吧。”外祖父用手掌轻轻地打着阿廖莎的前额。阿廖莎溜烟地跑出了厨房。

外祖父终于要执行俄俗赋予的无上父权，想把瓦尔瓦拉

再嫁给一个家道小康的钟表匠，但被瓦尔瓦拉坚决地拒绝了。母亲由自己选择再嫁给一个大学生马克西莫夫，她随着丈夫到莫斯科去，但不久丈夫把所有的财物都输在赌博里去，他们不得不回到尼日尼·诺伏哥罗德，过着极窘迫的生活。阿廖莎和他们住在一起，他看见母亲从一个出类拔萃的美丽的少妇变成了一个多愁萎靡的孀妇，遭受着后父的谩骂讥讽，忍气吞声。而他的后父竟变本加厉，公然讥笑他的怀孕的妻子们的体形，毫不掩饰地和其他妇人轧姘头，最后竟照通常俄国人对妻子的办法，时而加以鞭挞痛打。阿廖莎对于他的母亲的爱，随着母亲所受的苦楚而剧增，但是母亲的冷漠态度不许阿廖莎亲近。也许他的母亲觉得她的这样凄惨的境遇，都是由于他的缘故，因为她的第一个丈夫如果不是因为照看阿廖莎而染上虎列拉而死，她的境遇就不会是这样。她很少对她的儿子表示真正的爱。

有一次，阿廖莎在隔壁听见母亲因为后父又打算要到他的姘妇那里去，力加劝阻。他听见母亲抽抽咽咽地哭，看见母亲跪在地下，背和臂靠在一张椅子上，头往后仰，胸部挺出，喉中惨呼着，眼睛里闪烁着可怕的光。后父却穿着一件耀武扬威的新制服，用他的长脚对准母亲的胸部踢去。阿廖莎怒不可遏，在桌子上抓起一把刀，用尽气力狠狠地向后父刺去。母亲极力把后父推开，结果刀只划破了他的外衣，当夜母亲到阿廖莎的房子里，抱着他亲吻，抽抽咽咽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道：“你要饶恕我，我对不起你，孩子！”这个六岁的孩子，已经开始了具有抵御暴行的卑劣行为的能

力。

阿廖莎闻了这个祸之后，不得不回到他的外祖父的家里。后来他的母亲也回来了，带着她的患病的婴孩，痛苦寂寞地度过她的残生。

外祖父开始教阿廖莎作祈祷。文静的娜塔莉娅舅妈教阿廖莎念祷词。她的脸圆圆的，像个孩子，眼睛澄澈见底。她双眼眯了起来，低着头，悄声细语地说：“请跟我念：‘我们的在天之父……’”

阿廖莎一字一句地跟着念，有时念错了，柔弱的舅妈只是耐心地纠正他的发音，一点也不生气。

有一天，外祖父询问阿廖莎：“‘主祷经’念熟了吗？”

舅妈悄然地说：“这孩子，记性不太好。”

外祖父一笑，红眉毛向上一挑，说：“那就得挨揍了。”又说：“星期六，我要抽萨沙一顿！”

原来，有天晚上，正要吃晚饭，两个舅舅和工头格里高里一起把染好的布缝成一匹一匹，最后再在上面，缀个标签儿。米哈伊尔舅舅要跟那个眼睛快瞎了的格里高里搞个恶作剧，就叫9岁的侄子萨沙把他的顶针在蜡烛上烧热。萨沙拿了镊子夹着顶针烧了起来，然后偷偷放在格里高里手边。可就在这时，外祖父来了，他想帮帮忙，于是坐下来，不紧不慢地戴上了顶针。外祖父突然惊叫着：“谁干的？你们这群混蛋！”他一边用烫伤了的手指掸着耳朵，一边蹦跳。

格里高里依旧缝他的布，不动声色，亚柯夫舅舅也跑了进来，掩面而笑。